資治通鑑/卷2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四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五十 唐紀六十六

► 卷二百五十一

起上章執徐，盡強圉大淵獻，凡八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50卷

【唐紀六十六】 起上章執徐，盡強圉大淵獻，凡八年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咸通元年（庚辰，公元八六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卯，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，范居植死，劉勍僅以身免。乙丑，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，開府庫，募壯士，眾至數千人。越州大恐。時二浙久安，人不習戰，甲兵朽鈍，見卒不滿三百，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。軍吏受賂，率皆得孱弱者。祗德遣子將沈君縱、副將張公署、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。二月，辛卯，與甫戰於剡西，賊設伏於三溪之南，而陳於三溪之北，壅溪上流，使可涉。既戰，陽敗走，官軍追之，半涉，決壅，水大至，官軍大敗，三將皆死，官軍幾盡。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，四面雲集，眾至三萬，分為三十二隊。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，勇力推劉慶、劉從簡。群盜皆遙通書幣，求屬麾下。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，改元曰羅平，鑄印曰天平。大聚資糧，購良工，治器械，聲震中原。

丙申，葬聖武獻文孝皇帝於貞陵，廟號宣宗。

丙午，白敏中入朝，墜陛，傷腰，肩輿以歸。鄭祗德累表告急，且求救於鄰道。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、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。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，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。祗德饋之，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，而宣、潤將士猶以為不足。宣、潤將士請土軍為導，以與賊戰。諸將或稱病，或陽墜馬，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，竟不果遣。賊游騎至平水東小江，城中士民儲舟裹糧，夜坐待旦，各謀逃潰。朝廷知祗德懦怯，議選武將代之。夏侯孜曰：「浙東山海幽阻，可以計取，難以力攻。西班中無可語者。前安南都護王式，雖儒家子，在安南威服華夷，名聞遠近，可任也。」諸相皆以為然。遂以式為浙東觀察使，征祗德為賓客。三月，辛亥朔，式入對，上問以討賊方略。對曰：「但得兵，賊必可破。」有宦官侍側，曰：「發兵，所費甚大。」式曰：「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。兵多賊速破，其費省矣。若兵少不能勝賊，延引歲月，賊勢益張，則江、淮群盜將蜂起應之。國家用度盡仰江、淮，若阻絕不通，則上自九廟，下及十軍，皆無以供給，其費豈可勝計哉！」上顧宦官曰：「當與之兵。」乃詔發忠武、義成、淮南等諸道兵授之。裘甫分兵掠衢、婺州。婺州押牙房郅、散將樓曾、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，賊不得入。又分兵掠明州，明州之民相與謀曰：「賊若入城，妻子皆為菹醢，況貨財，能保之乎！」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，治器械，樹柵，浚溝，斷橋，為固守之備。賊又遣兵掠台州，破唐興。己巳，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，焚之。癸酉，入余姚，殺丞、尉。東破慈溪，入奉化，抵寧海，殺其令而據之，分兵圍象山。所過俘其少壯，餘老弱者蹂踐殺之。

及王式除書下，浙東人心稍安。裘甫方與其徒飲酒，聞之不樂。劉暉歎曰：「有如此之眾，而策畫未定，良可惜也！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，聞其人智勇無敵，不四十日必至。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，憑城郭，據府庫，遣兵五千守西陵，循浙江築壘以拒之。大集舟艦，得間，則長驅進取浙西，過大江，掠揚州貨財以自實。還，修石頭城而守之，宣歙、江西必有響應者。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，襲取福建。如此，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。但恐子孫不能守耳，終吾身保無憂也。」甫曰：「醉矣，明日議之！」暉以甫不用其言，怒，陽醉而出。有進士王辂在賊中，賊客之，辂說甫曰：「如劉副使之謀，乃孫權所為也。彼乘天下大亂，故能據有江東；今中國無事，此功未易成也。不如擁眾據險自守，陸耕海漁，急則逃入海島，此萬全策也。」甫畏式，猶豫未決。

夏，四月，式行至柿口，義成軍不整，式欲斬其將，久乃釋之，自是軍所過若無人。至西陵，裘甫遣使請降。式曰：「是必無降心，直欲窺吾所為，且欲使吾驕怠耳。」乃謂使者曰：「甫面縛以來，當免而死。」乙未，式入越州，既交政，為鄭祗德置酒，曰：「式主軍政，不可以飲，監軍但與眾賓盡醉。」迨夜，繼以燭，曰：「式在此，賊安能

妨人樂飲！」丙申，餞祗德於遠郊，復樂飲而歸。於是始修軍令，告饋餉不足者息矣，稱疾臥家者起矣，先求遷職者默矣。賊別帥洪師簡、許會能帥所部降。式曰：「汝降是也，當立效以自異。」使帥其徒為前鋒，與賊戰有功，乃奏以官。

先是，賊諜入越州，軍吏匿而飲食之。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，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。或詐引賊將來降，實窺虛實。城中密謀屏語，賊皆知之。式陰察知，悉捕索，斬之。刑將吏尤橫猾者，嚴門禁，無驗者不得出入，警夜周密，賊始不知我所為矣。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，或曰：「賊未滅，軍食方急，不可散也。」式曰：「非汝所知。」官軍少騎卒，式曰：「吐蕃、回鶻比配江、淮者，其人習險阻，便鞍馬，可用也。」舉籍府中，得驍健者百餘人。虜久羈旅，所部遇之無狀，困餒甚。式既犒飲，又賙其父母妻子，皆泣拜歡呼，願效死，悉以為騎卒，使騎將石宗本將之。凡在管內者，皆視此籍之，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，於是騎兵足矣。或請為烽燧以詗賊遠近眾寡，式笑而不應。選懦卒，使乘健馬，少與之兵，以為候騎。眾怪之，不敢問。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糰子弟，得四千人，使導軍分路討賊。府下無守兵，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。乃命宣歙將白琮、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，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，合千人；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，自上虞趨奉化，解像山之圍，號東路軍。又以義成將白宗建、忠武將游君楚、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，號南路軍。令之曰：「毋爭險易，毋焚廬舍，毋殺平民以增首級！平民脅從者，募降之。得賊金帛，官無所問。俘獲者，皆越人也，釋之。」

癸卯，南路軍拔賊沃州寨，甲辰，拔新昌寨，破賊將毛應天，進抵唐興。

白敏中三表辭位，上不許。右補闕王譜上疏，以為：「陛下致理之初，乃宰相盡心之日，不可暫闕。敏中自正月臥疾，今四月矣，陛下雖與他相坐語，未嘗三刻，天下之事，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！願聽敏中罷去，延訪碩德，以資聰明。」己酉，貶譜為陽翟令。譜，珪之六世孫也。五月，庚戌朔，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。上令宰相議之，宰相以為譜侵敏中，竟貶之。

辛亥，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。戊午，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暉、毛應天於唐興南谷，斬應天。

先是，王式以兵少，奏更發忠武、義成軍及請昭義軍，詔從之。三道兵至越州，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，斷賊南出之道；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，益以台州土軍，逕趨寧海，攻賊巢穴；昭義將□夾跌戮將四百人，益東路軍，斷賊入明州之道。庚申，南

路軍大破賊於海游鎮，賊入甬溪洞。戊辰，官軍屯於洞口，賊出洞戰，又破之。己巳，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，破之。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，賊連敗。劉暀謂裘甫曰：「向從吾謀入趙州，寧有此困邪！」王辂等進士數人在賊中，皆衣綠，暀悉斬之，曰：「亂我謀者，此青蟲也！」高羅銳克寧海，收其逃散之民，得七千餘人。王式曰：「賊窘且饑，必逃入海，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。」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。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、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澨。思益等遇賊將劉從簡於寧海東，賊不虞水軍遽至，皆棄船走山谷，得其船十七，盡焚之。式曰：「賊無所逃矣，惟黃罕嶺可入剡，恨無兵以守之。雖然，亦成擒矣！」裘甫既失寧海，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，眾尚萬餘人。辛未，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□村，賊將王皋懼，請降。

壬申，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，以為：「兵興以來，賦斂無度，所在群盜，半是逃戶，固須翦滅，亦可閔傷。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，仍敕長吏嚴加糾察。」從之。

袁王紳薨。

戊寅，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，斬首數千級，賊委棄繒帛盈路，以緩追者，□夾跌戮令士卒：「敢顧者斬！」毋敢犯者。賊果自黃罕嶺遁去，六月，甲申，復入剡。諸軍失甫，不知所在，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，將苦之，俘曰：「賊入剡矣。苟捨我，我請為軍導。」從之，茵後甫一日至剡，壁其東南，府中聞甫入剡，復大恐，王式曰：「賊來就擒耳！」命趣東、南兩路軍會於剡，辛卯，圍之，賊城守甚堅，攻之，不能拔，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，賊知之，乃出戰。三日，凡八十三戰，賊雖敗，官軍亦疲。賊請降，諸將出以白式，式曰：「賊欲少休耳，益謹備之，功垂成矣。」賊果復出，又三戰。庚子夜，裘甫、劉□往、劉慶從百餘人出降，遙與諸將語，離城數十步，官軍疾趨，斷其後，遂擒之，壬寅，甫等至越州，式腰斬暀、慶等二十餘人，械甫送京師。剡城猶未下，諸將已擒甫，不復設備。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，諸將追至大蘭山，從簡據險自守。秋，七月，丁巳，諸將共攻克之。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，所降數百人，得從簡首，獻之。諸將還越，式大置酒。諸將乃請曰：「謀等生長軍中，久更行陳，今年得從公破賊，然私有所不諭者，敢問：公之始至，軍食方急，而遽散以賑貧乏，何也？」式曰：「此易知耳，賊聚谷以誘饑人，吾給之食，則彼不為盜矣；且諸縣無守兵，賊至，則倉谷適足資之耳」又問：「不置烽燧，何也？」式曰：「烽燧所以趣救兵也，兵盡行，城中無兵以繼之，徒驚士民，使自潰亂耳。」又問：「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，何也？」式曰：「彼勇卒操利兵，遇敵且不量力而斗；斗死，則賊至不知矣。」皆拜曰：「非所及也！」

封憲宗子心丐為信王。八月，裘甫至京師，斬於東市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，諸將官賞各有差。先是，上每以越盜為憂，夏侯孜曰：「王式才有餘，不日告捷矣。」孜與式書曰：「公專以執裘甫為事，軍須細大，此期悉力。」故式所奏求無不從，由是能成其功。

衛王灌薨。

九月，白敏中五上表辭位，辛亥，以敏中為司徒、中書令。

癸酉，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：「李德裕父子為相，有聲跡功效，竄逐以來，血屬將盡，生涯已空，宜賜哀閔，贈以一官。」冬，十月，丁亥，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、衛國公，贈左僕射。

乙亥，以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，充西川節度使。以戶部尚書、判度支畢誠為禮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。

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。

十一月，丁丑，上祀圜丘；赦，改元。

十二月，戊申，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，陷之。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咸通二年（辛巳，公元八六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，擊南蠻。

二月，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，充鳳翔節度使；以左僕射、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一日，兩樞密使詣中書，宣徽使楊公慶繼至，獨揖悰受宣，三相起，避之西軒。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，發之，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，且曰：「當時宰相無名者，

當以反法處之。」悰反覆讀良久，曰：「聖主登極，萬方欣戴。今日此文書，非臣下所宜窺。」復封以授公慶，曰：「主上欲罪宰相，當於延英面示聖旨，明行誅譴。」公慶去，悰復與兩樞密坐，謂曰：「內外之臣，事猶一體，宰相、樞密共參國政。今主上新踐祚，未熟萬機，資內外裨補，固當以仁愛為先，刑殺為後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！若主上習以性成，則中尉、樞密權重禁闈，豈得不自憂乎！悰受恩六朝，所望致君堯、舜，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。」兩樞密相顧默然，徐曰：「當具以公言白至尊，非公重德，無人及此。」慚悚而退。三相復來見悰，微請宣意，悰無言，三相惶怖，乞存家族，悰曰：「勿為他慮。」既而寂然，無復宣命。及延英開，上色甚悅。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，事有小相涉，則眾共棄之，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，識監軍之面；既而及第，在長安與同年出遊，遇之於塗，馬上相揖；因之謗議喧然，遂沉廢終身，其不相悅如此。

福王綰薨。

夏，六月，癸丑，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，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，攻群蠻，復取安南，朝廷責其失守，貶儋州司戶。鄠初至安南，殺蠻酋杜守澄，其宗黨遂誘道群蠻陷交趾，朝廷以杜氏強盛，務在姑息，冀收其力用，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，再舉鄠殺守澄之罪，長流崖州。

秋，七月，南蠻攻邕州，陷之。先是，廣、桂、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，三年一代。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，朝廷許之，所募才得五百許人。文楚入為金吾將軍，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，悉罷遣三道戍卒，止以所募兵守左、右江，比舊什減七八，故蠻人乘虛入寇。時蒙已卒，經略使李弘源至鎮才十日，無兵以御之，城陷，弘源與監軍脫身奔蠻州，二十餘日，蠻去，乃還。弘源坐貶建州司戶。文楚時為殿中監，復以為邕管經略使，至鎮，城邑居人什不存一。文楚，秀實之孫也。

杜悰上言：「南詔向化七十年，蜀中寢兵無事，群蠻率服。今西川兵食單寡，未可輕與之絕，且應遣使弔祭，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，故未行冊命，待其更名謝恩，然後遣使刪命，庶全大體。」上從之。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。未發，會南詔寇嶲州，攻邛崍關，穆遂不行。

冬，十月，以御史大夫鄭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。十一月，加同平章事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咸通三年（壬午，公元八六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寅朔，群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。赦天下。

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，充河中節度使。

二月，棣王惴薨。

南詔復寇安南，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，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，仍發許、滑、徐、汴、荊、襄、潭、鄂等道兵各三萬人授襲以御之。兵勢既盛，蠻遂引去。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，左遷威衛將軍、分司。

左庶子蔡京，性貪虐多詐，時相以為有吏才，奏遣制置嶺南事。三月，京還，奏事稱旨，復以京權知太僕卿，充荊襄以南宣慰安撫使。

夏，四月，己亥朔，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，度人三七日。上奉佛太過，怠於政事，嘗於咸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，兩街僧、尼皆入預；又於禁中設講席，自唱經，手錄梵夾；又數幸諸寺，施與無度。吏部侍郎蕭倣上疏，以為：「玄祖之道，慈儉為先；素王之風，仁義為首，垂范百代，必不可加。佛者，棄位出家，割愛中之至難，取滅後之殊勝，非帝王所宜慕也。願陛下時開延英，接對四輔，力求人瘼，虔奉宗祧。思繆賞與濫刑，其殃必至；知勝殘而去殺，得福甚多。罷去講筵，躬勤政事。」上雖嘉獎，竟不能從。

嶺南舊分五管，廣、桂、邕、容、安南，皆隸嶺南節度使；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，從之。五月，敕以廣州為東道，邕州為西道，又割桂管龔、像二州，容管籐、巖二州隸邕管。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，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。

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，蔡京忌之，恐其立功，奏稱：「南蠻遠遁，邊徼無虞，武夫邀功，妄占戍兵，虛費饋運。蓋以荒陬路遠，難於覆驗，故得肆其奸詐。請罷戍兵，各還本道。」朝廷從之。襲累奏稱群蠻伺隙日久，不可無備，乞留戍兵五千人。不聽。襲以蠻寇必至，交趾兵食皆闕，謀力兩窮，作十必死狀申中書。時相信京之言，終不之省。

秋，七月，徐州軍亂，逐節度使溫璋。初，王智興既得徐州，募勇悍之士二千人，號銀刀、雕旗、門槍、挾馬等七軍，常以三百餘人自衛，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，每月一更。其後節度使多儒臣，其兵浸驕，小不如意，一夫大呼，其眾皆和之，節度使輒自後門逃

去。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，把臂拊背，或為之執板唱歌。犒賜之費，日以萬計，風雨寒暑，復加勞來，猶時喧嘩，邀求不已。牟薨，璋代之，驕兵素聞璋性嚴，憚之。璋開懷慰撫，而驕兵終懷猜忌，賜酒食皆不歷口，一旦，竟聚噪而逐之。朝廷知璋無辜，乙亥，以璋為邠寧節度使，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。

以前西川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夏侯孜為左僕射、同平章事。

忠武、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，詔式帥以赴徐州，驕兵聞之，甚懼。八月，式至大彭館，始出迎謁。式視事三日，饗兩鎮將士，遣還。既擐甲執兵，命圍驕兵，盡殺之，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。甲子，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，李洧自歸，始置徐海使額。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，特帖濠、泗二州。當時本以控扼淄青、光蔡。自寇孽消弭，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。今改為徐州團練使，隸兗海節度。復以濠州歸淮南道，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。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，餘皆分隸兗、宿。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，兼徐、泗、濠、宿制置使。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，然後將忠武、義成兩道兵至汴滑，各遣歸本道，身詣京師。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，聽一月內自首，一切勿問。

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，設砲烙之刑，闔境怨之，遂為邕州軍士所逐，奔籐州，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，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入邕州。眾既烏合，會輒潰敗，往依桂州，桂州人怨其分裂，不納。京無所自容。敕貶崖州司戶，不肯之官，還，至零陵，敕賜自盡。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。

冬，十月，丙申朔，立皇子佾為魏王，侹為涼王，佶為蜀王。

十一月，立順宗子緝為蘄王，憲宗子憤為榮王。

南詔帥群蠻五萬寇安南，都護蔡襲告急，敕發荊南、湖南兩道兵二千，桂管義征子弟三千，詣邕州受鄭愚節度。

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：「蠻寇必向邕州，若不先保護，遽欲遠征，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。」乃敕蔡襲屯海門，鄭愚分兵備御。十二月，襲又求益兵，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。時南詔已圍交趾，襲嬰城固守，救兵不得至。

翼王彈薨。

是歲，嗢末始入貢。嗢末者，吐蕃之奴號也。吐蕃每發兵，其富室多以奴從，往往一家至十數人，由是吐蕃之眾多。及論恐熱作亂，奴多無主，遂相糾合為部落，散在甘、肅、瓜、沙、河、渭、岷、廓、疊、宕之間。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咸通四年（癸未，公元八六三年）

春，正月。庚午，上祀圜丘；赦天下。

是日，南詔陷交趾。蔡襲左右皆盡，徒步力戰，身集十矢，欲趣監軍船，船已離岸，遂溺海死。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。荊南、江西、鄂岳、襄州將士四百餘人，走至城東水際，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眾曰：「吾輩無船，入水則死，不若還向城與蠻鬥，人以一身易二蠻，亦為有利。」遂還向城，入東羅門。蠻不為備；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。逮夜，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，惟德等皆死。南詔兩陷交趾，所殺虜且十五萬人。留兵二萬，使思縉據交趾城。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。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，分保嶺南東、西道。

上游宴無節，左拾遺劉蛻上疏曰：「今西涼築城，應接未決於與奪。南蠻侵軼，干戈悉在於道塗。旬月以來，不為無事。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，則何以責其死力！望節娛游，以待遠人乂安，未晚。」弗聽。

二月，甲午朔，上歷拜十六陵。

置天雄軍天秦州，以成、河、渭三州隸焉。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。

三月，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、漢兵七千克復涼州。

南蠻寇左、右江，浸逼邕州。鄭愚懼，自言儒臣無將略，請任武臣。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，欲使之代愚，仍詔選軍校數人、士卒數百人自隨。

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畢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，稱疾辭位。夏，四月，罷為兵部尚書。

庚戌，群盜入徐州，殺官吏。刺史曹慶討平之。

康承訓至京師，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，發荊、襄、洪、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。

五月，戊辰，以翰林學士承旨、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。收，發之弟也，與左軍中尉楊玄價敘同宗相結，故得為相。

乙亥，廢容管，隸嶺南西道，以供軍食，復以龔、像二州隸桂管。

戊子，以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，充鎮海節度使。

六月，廢安南都護府，置行交州於海門鎮；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，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。

閏月，以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，充鳳翔節度使；以兵部侍郎、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。

秋，七月，辛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，以宋戎為經略使；發山東兵萬人鎮之。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，江西、湖南饋運者皆溯湘江入澪渠、漓水，勞費艱澀，諸軍乏食。潤州人陳磻石上言，請造千斛大舟，自福建運米泛海，不一月至廣州，從之，軍食以足。然有司以和雇為名，奪商人舟，委其貨於岸側，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，有司囚系綱吏、舟人，使償其米，人頗苦之。

八月，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，蠻必向邕州，請分兵屯容、籐州。

夔王滋薨。

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。台諫上言：故事，御史巡驛，不應忽以內臣代之。上諭以敕命已行，不可復改。左拾遺劉蛻上言：「昔楚子縣陳，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；太宗發卒修乾元殿，聞張玄素諫，即日罷之。自古明君所尚者，從諫如流，豈有已行而不改！且敕自陛下出之，自陛下改之，何為不可！」弗聽。

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歷，又欲討回鶻，使安西以來悉歸唐，不許。

冬，十月，甲戌，以長安尉、集賢校理令狐滈為左拾遺。乙亥，左拾遺劉蛻上言：「滈專家無子弟之法，布衣行公相之權。」起居郎張雲言：「滈，父綯用李涿為安南，致南蠻至今為梗，由滈納賄，陷父於惡。」十一月，丁酉，雲復上言：「滈，父綯執政之時，人號『白衣宰相』。」滈亦上表引避，乃改詹事府司直。

辛巳，廢宿泗觀察使，復以徐州為觀察府，以濠、泗隸焉。

十二月，南詔寇西川。

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，與詢侍婢通，詢欲殺之，未果。乙酉，歸秦結牙將作亂，攻府第，殺詢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咸通五年（甲申，公元八六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以京兆尹李蠙為昭義節度使，取歸秦心肝以祭沈詢。

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為其子滈訟冤。貶張雲興元少尹，劉蛻華陰令，赦曰：「雖嘉蹇諤之忠，難逃疏易之責。」

丙午，西川奏，南詔寇嶲州，刺史喻士珍破之，獲千餘人。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。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、遏戎二城，從之。

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。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，令茵進取安南。

二月，己巳，以刑部尚書、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、充西川節度使。

甲申，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。

三月，丁酉，彗星出於婁，長三尺。己亥，司天監奏：「按《星經》，是名含譽，瑞星也。」上主大喜。請宣示中外，編諸史策。」從之。

康承訓至邕州，蠻寇益熾，詔發許、滑、青、汴、兗、鄆、宣、潤八道兵以授之。承訓不設斥候，南詔帥群蠻近六萬寇邕州，將入境，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，以獠為導，紿之。敵至，不設備，五道兵八千人皆沒，惟天平軍後一日至，得免。承訓聞之，惶怖不知所為。節度副使李行素帥眾治壕柵，甫畢，蠻軍已合圍。留四日，治攻具，將就，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，承訓不許，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，乃許之。小校將勇士三百，夜，縋而出，散燒蠻營，斬首五百餘級。蠻大驚，間一日，解圍去。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，所殺虜不滿三百級，皆溪獠脅從者。承訓騰奏告捷，雲大破蠻賊，中外皆賀。

夏，四月，以兵部侍郎、判戶部蕭置同平章事。置，復之孫也。

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，賞破蠻之功也。自餘奏功受賞者，皆承訓子弟親暱，燒營將校不遷一級，由是軍中怨怒，聲流道路。

五月，敕：「徐州土風雄勁，甲士精強，比因罷節，頗多逃匿，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，待嶺外事寧，即與代歸。」

秋，七月，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，敗之，殺獲甚眾。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，帥眾詣黎州降。

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，以書白宰相。承訓亦自疑懼，累表辭疾，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、分司，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，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。時南詔知邕州空竭，不復入寇，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。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，乃以駢為安南都護、本管經略招討使，茵所將兵悉以授之。駢，崇文之孫也，世在禁軍。駢頗讀書，好談今古，兩軍宦官多譽之，累廷右神策都虞候；党項叛，將禁兵萬人戍長武，屢有功，遷秦州防禦使，復有功，故委以安南。

冬，十一月，以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，充河東節度使。

壬寅，以翰林學士承旨、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事，時年三十六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咸通六年（乙酉，公元八六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巳，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室。時王皡復為禮院檢討官，更申前議，朝廷竟從之。

諸道進私白者，閩中為多，故宦官多閩人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□，宦官德之，庚申，以宣猷為宣歙觀察使，時人謂之「敕使墓戶」。

三月，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蕭置薨。

夏，四月，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璩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璩，元裕之子也。

楊收建議，以「蠻寇積年未平，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，請於江西積粟，募強弩三萬人，以應接嶺南，道近便，仍建節以重其權。」從之。五月，辛丑，置鎮南軍於洪州。

嶲州刺史喻士珍貪獪，掠兩林蠻以易金。南詔復寇嶲州，兩林蠻開門納之，南詔盡殺戍卒，士珍降之。

壬寅，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。譔，震之從孫也

六月，高璩薨。

以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秋，七月，立皇子侃為郢王，儼為普王。

高駢治兵於海門，未進。監軍李維周惡駢，欲去之，屢趣駢使進軍。駢以五千人先濟，約維周發兵應援。駢既行，維周擁餘眾，不發一卒以繼之。九月，駢至南定，峰州蠻眾近五萬，方獲田，駢掩擊，大破之，收其所獲以食軍。

冬，十二月，壬子，太皇太后鄭氏崩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咸通七年（丙戌，公元八六六年）

春，二月，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克西州、北庭、輪台、清鎮等城。

論恐熱寓居廓州，糾合旁側諸部，欲為邊患，皆不從。所向盡為仇敵，無所容。仇人認告拓跋懷光於鄯州，懷光引兵擊破之。

三月，戊寅，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。初，南詔圍嶲州，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，遂屠其城，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，導忠武戍兵襲浪稽，滅之。南詔由是怨唐。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，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。故事，南詔使見節度使，拜伏於庭，成等曰：「驃信已應天順人，我見節度使當抗禮。」傳言往返，自旦至日中不決。將士皆憤怒，福乃命捽而毆之，因械繫於獄。劉潼到鎮，釋之，奏遣還國。詔召成等至京師，見於別殿，厚賜，勞而遣之。

成德節度使王紹懿，在鎮十年，為政寬簡，軍民便之。疾病，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：「吾兄以汝之幼，以軍政授我。汝今長矣，我復以軍政歸汝。努力為之，上忠朝廷，下和鄰藩，勿墜吾兄之業，汝之功也。」言竟而薨。

閏月，吐蕃寇邠寧，節度使薛弘宗拒卻之。

夏，四月，辛巳，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為蘄王傅。

五月，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，主祔別廟。

六月，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薨，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皞為留後。

以王景崇為成德留後。

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，以范暱些為安南都統，趙諾眉為扶邪都統。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峰州，高駢得以益其軍，進擊南詔，屢破之。捷奏至海門，李維周皆匿之，數月無聲問。上怪之，以問維周，維周奏駢駐軍峰州，玩寇不進。上怒，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，召駢詣闕，欲重貶之。晏權，智興之從子也。是月，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，殺獲甚眾，遂圍交趾城。

秋，七月，以何全皞為魏博留後。

冬，十月，甲申，以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楊收為宣歙觀察使。收性侈靡，門吏僮奴多倚為奸利。楊玄價兄弟受方鎮之賂，屢有請托，收不能盡從。玄價怒，以為叛己，故出之。

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，生擒論恐熱，先刖其足，數而斬之，傳首京師。其部眾東奔秦州，尚延心邀擊，破之，悉奏遷於嶺南。吐蕃由是衰絕，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。

高駢圍交趾十餘日，蠻困蹙甚，城且下，會得王晏權牒，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。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，與麾下百餘人北歸。先是，仲宰遣小使王惠贊，駢遣小校曾衮入告交趾之捷。至海中，望見旌旗東來，問遊船，雲新經略使與監軍也。二人謀曰：「維周必奪表留我。」乃匿於島間，維周過，即馳詣京師。上得奏，大喜，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，復鎮安南。駢至海門而還。

王晏權暗懦，動稟李維周之命；維周凶貪，諸將不為之用，遂解重圍，蠻遁去者太半。駢至，復督勵將士攻城，遂克之，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，斬首三萬餘級，南詔遁去。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，誅其酋長，土蠻帥眾歸附者萬七千人。

十一月，壬子，赦天下。詔安南、邕州、西川諸軍各保疆域，勿復進攻南詔。委劉潼曉諭，如能更修舊好，一切不問。置靜海軍於安南，以高駢為節度使。自李涿侵擾群蠻，為安南患殆將十年，至是始平。駢築安南城，週三千步，造屋四十餘萬間。

十二月，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，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歷日。

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。

上好音樂宴游，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，每月宴設不減十餘，水陸皆備，聽樂觀優，不知厭倦，賜與動及千緡。曲江，昆明、灞滻、南宮、北苑、昭應、咸陽，所欲游幸即行，不待供置，有司常具音樂、飲食、幄帟，諸王立馬以備陪從。每行幸，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，所費不可勝紀。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咸通八年（丁亥，公元八六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為節度使。

二月，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，以為右神武統軍，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。

自安南至邕、廣，海路多潛石覆舟，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，漕運無滯。

四川近邊六姓蠻，常持兩端，無寇則稱效順，有寇必為前鋒。卑籠部獨盡心於唐，與群蠻為仇，朝廷賜姓李，除為刺史。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，討六姓蠻，焚其部落，斬首五千餘級。

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，三月，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。曹確諫曰：「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，謂房玄齡曰『朕以待天下賢士，工商雜流，不可處也。』大和中，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，拾遺竇洵直諫，即改光州長史。乞以兩朝故事，別除可及官。」不從。

夏，四月，上不豫，群臣希進見。

五月，丙辰，疏理天下系囚，非臣蠹不可赦者，皆遞降一等。

秋，七月，壬寅，蘄王緝薨。

懷州民訴旱，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，民怒，相與作亂，逐仁規，仁規逃匿村舍。民入州宅，掠其家貲，登樓擊鼓，久之乃定。

甲子，以兵部侍郎、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、附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。

宣歙察使楊收過華岳廟，施衣物，使巫祈禱，縣令誣以為收罪。右拾罪韋保衡復言，收前為相，除嚴譔江西節度使，受錢百萬，又置造船務，人訟其侵隱。八月，庚寅，貶收端州司馬。

九月，上疾瘳。

冬，十二月，信王心丐薨。

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